



俏寡妇的魔咒

晓 翼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◎ 爱情的魔咒

第一章

一八〇二年六月·威尔斯

“汤玛斯，生于一七四一年六月三日，死于一八〇二年四月二十五日。”

伊凡望着墓碑上的两行字，心里没有半点悲伤和难过。从童年时期到现在，他对那个此刻躺在棺木里的家伙只有无尽的恨。然而，每当夜冻人静时，一股莫名的恐惧却时时在他的心中萦绕着，那是挥不去的梦！因为他的身上流着这家伙的血……

伊凡咬紧牙根，再看了一次墓碑上的字，那上头没有半名墓志名，没有半个颂扬这家伙的字。然后，他看看旁边另外一个较旧的墓碑，上央蚀刻着清晰的字迹，写着“可敬可爱的母亲长于此。”

没有人会看不出其中强烈的对比，不过。伊凡并不讶异在父亲的墓碑上看不到墓志名，也许他的大哥大姐们还没想到该到些什么话来和颂他们的父亲吧？

这点乔治跟玛丽是不可能跟他商量的，伊凡心知肚明，尤其在他表明不想回来参加葬礼这后。也许，他们怕他会把那些丑陋的事实刻在墓碑上，让世人看笑话吧？

伊凡轻蔑地冷笑一声，他不会这么傻的。乔治跟玛丽虽然是他唯一的兄妹，可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从他十二岁那年开卡马森的家前往伊顿，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九年了。他现在可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，更是人人尊敬的大学评议员。对长年窝在威尔斯乡下的乔



治和玛丽而言，他有本是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……

背后传来一声呼唤。伊凡回头一看，是茉莉安娜！她站在墓园的另一边，满怀欣喜的望着他。

瞬间，伊凡抛开阴霾的情绪走出茱莉安娜。当年要不是茱莉安娜和她的太夫把他救出那有如地狱般的家，他也没有今天的成就。

此时，茱莉安娜也兴奋地迎向他，虽然已经年过四十，茱莉安娜不是美丽如昔，她亲切地拥着伊凡的臂弯说道：“很遗憾，你父亲过世了。本来我还打算写封慰信托人送去给你，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！”

伊凡只是默默听着，不发一语。事实上他想说的是，他很高兴这畜生终于死了，他希望这家伙的尸体在地狱里慢慢腐烂……不过，他终安全还是没说。

“两个月前，你没回来参加汤玛斯先生的葬礼，觉得很讶异。”茱莉安娜函授他闷不吭声，忍不住想问究竟。

“喔？是吗？”伊凡的口气和神情显得不太自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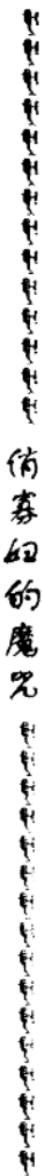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是其他人看到他此刻的表情一定会就此打住，不敢再继续追问下但是茱莉安娜例外。这个女人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即使他现在比茱莉安娜高了一个间，甚至能够轻易的一手拎起这个小女人，在她的眼中，他永远是当年那个才十二岁大的孩子。

“我知道你跟你父亲一直处不好，但是……我本来想，再怎么样，你至少也会看在你姐姐的份上回来奔丧。”茱莉安娜喃喃地说道。

“玛丽有他丈夫有乔治陪着，她根本不需要我。”伊凡不得不为自己的缺席打藉口。“再说，如果我回来也只会让刀更难受而已。与其让她在礼上看到我完全不带悲伤的脸，还不如虽来，至少这样她还可以跟虽人说我在国外，或者说本人不舒服，无法赶回来。”伊凡停顿了片刻，抬头问茱莉安娜，“你知道她怎么跟别人说的吗？”

“玛丽说……你生病了，所以没办法回来参加葬礼。”茱莉安娜苦笑了一下。

“你看吧，我说的没错，玛丽心里一定暗自庆幸我没回来，这样她





才可以松一口气。”

“好啦，别再提这些事了，至少你人现在是回来啦。”茱莉安娜笑一笑，亲昵地掐掐他的肩膀。

“事实上，我回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我父亲。”伊凡喃喃低语着。他到威尔斯已经好几个小时了，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去找玛丽。虽然他知道玛丽一定会很高兴见到了，可是伊凡还是宁可选择去住客栈比较自在。

不论他再怎么努力,玛丽总是觉得自卑。他不希望看到玛丽和她丈夫绞尽脑汁想找话题的窘迫样,那样只会让他更难受。

至于乔治的话也好不到哪去，可能是亲兄弟的关系吧，乔治总是毫不避讳的在他面前打孩子。伊凡痛恨那样的画面，他无法忍受历史重演，在乔治的身上，他看到了父亲的影子，如果他们都遗传了那家伙的坏脾气……。你是汤玛斯的儿子，你身上流着他的血，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！伊凡的情绪又陷入了低潮……

“我在路上遇到温顿太太，那个长舌妇告诉我说你来这里，他还
说你在她那个破客栈。”茱莉安娜的话打断伊彤的思绪。“难不成你
回来连我们这些老朋友都不打声招呼啊？”

“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”伊凡尴尬地笑了一笑。“只不过因为我是临时决定要回来，所以来不及通知你。我——我不想当个不速之客，增加你的麻烦。”

“傻瓜，你说这是什么话？你好久才回来一次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。快把你的行李搬到我的家来，虽然离镇上远了些，不过包管让你住的舒适，再说，莱斯和孩子们都很想看看你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噢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待会儿莱斯跟我约在‘公牛餐厅’吃午饭，我看你就跟我一起走，吃完饭我们到客栈把你的行李搬回来，你说这样好吗？”茱莉安娜兴致勃勃地说道。

敌不过茱莉安娜的热情，伊主只好点点头，让她拖着走。也好，今天他应该跟朋友聚聚，这样或这样或许可以驱逐在墓园里抑郁的



情绪。

一路上，伊凡听着小贩们沿街叫卖的声音，卡马森这个热闹的市集让他想起了伦敦。不过伊凡不得不承认，他还是比较喜欢这里，尽管有太多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，毕竟这里才是他的故乡。

回到尔斯真好，他已经快忘了那些友善的脸孔，湛蓝的晴空、苍翠的草木在空气中甜甜的花香。刹那间，李想回家的那股渴望更醒了。不管孩提时发生过什么事，那都已经过去了……威尔斯是他的家，他喜欢那熟悉的街道，喜欢那淳朴的民风。

很快的，他们到达公年餐厅，莱斯已经在里面等了，他正聚精会神地读着手上的挑战册子。

“亲爱的，你看看我带什么人来了！”茱莉安娜兴奋地说道。

“唷！你这臭小子！”莱斯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热烈的笑容，但看起来比过去更皱了，他立刻起身给伊凡一个紧紧的拥抱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告诉我们一声？”莱斯拍拍伊凡的背，口气既兴奋又激动。

这时，茱莉安娜瞄了丈夫一眼，赶紧替伊凡答话，“他刚刚到汤玛斯先生的墓园去了。”

“噢，噢，真是抱歉，我差点忘了你父亲的事。”莱斯尴尬地说道。

“不，没关系，我刚才也跟茱莉安娜说了，因为事出突然，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，所以来不及通知你们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，没关系啦。对了，菜我已经点好了，”莱斯亲切地帮他们拉开椅子，“我想，应该够我们三个人吃的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说真的，我快饿昏了。”伊凡大方的坐了下来。

“我实在是太高兴见到你了，即使是……是在这种情况下。”莱斯的口气有些顾忌，伊凡知道他是指那家伙死了的事。

“我刚才已经跟茱莉安娜说了，我不是因为我父亲而回来的。”伊凡的话语带着一丝冷漠。

+++++ ♥ 爱情系列 ♥ +++++

“是为了什么？”茱莉安娜和莱斯开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我回来是要找那个传说中的‘雾之女’。

“‘雾之女’？”茱莉安娜跟莱斯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不约而同地瞠目结舌。

“没错，我想，你们俩应该都听过这个女人吧？”

“是有听过了些谣传，不过——”莱斯欲言又止。

“你们知道些什么？是不是传说中那个擅长骑马射箭，又会弹奏钢琴，歌声迷人的‘女神’？”伊凡的口气带着几许嘲讽地意味，多年来的学术经验训练出他冷静思辨的头脑，他的木对那些夸张的传说嗤之以鼻。

这时，侍者送来了他们丰盛的菜肴，有烤羊腿、洋芋泥、甘蓝菜等等，看分量足够四个人吃了。伊主忍不住暗自窃笑，莱斯的食量还是这么大！

“你怎么会对那个‘雾之女’感兴趣呢？”茱莉安娜一边帮他们切羊腿，同时好奇地问伊凡。

伊凡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“你闪俩有没有听说我那个叫贾斯汀的好朋友被人谋杀的消息？”

“噢，你说的是那位曼斯菲尔男爵是吗？”茱莉安娜递给他一大块烤羊内一边回道：“我们在报上有看到这则不幸的消息，报上说他是遭人劫杀的，是吧？很遗憾，伊凡，我们都知道他是你在伊顿最好的朋友，我想，你一定很难过……”

伊凡点点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望向盘子里美味的食物，他却突然一点食欲也没有。贾斯汀的死远比父亲更令伊凡难受，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失落和疼痛。

贾斯汀曾经教他如何保护自己，抵抗那些恃强凌弱的纨绔子弟，为了跟他做朋友，贾斯汀甚至毫不理会同学们的冷嘲热讽。他们俩一起成长，一起欢笑，渐渐成为莫逆之交。虽然身为贵族之后，贾斯汀却跟那些自命不凡的公子哥儿截然不同，他热诚开朗，毫无心机。



伊凡的脑海里浮现一幕幕他们在剑桥大学时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只有贾斯汀忘却惨的过往，也唯有这位真正的朋友在他失恋时帮助他一把，扶他一把，让他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……

为什么?为什么这个爱作弄人、无忧无虑的好人就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?伊凡即使到现在都还不愿意相信贾斯汀真的死了!

然而,那冷冰冰的尸体证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,这个事实让伊凡决定不愿一切查出真,于是,他回来了……

“我来这里找‘雾之女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她是最最后一个跟贾斯汀见面的人。”伊凡回过神来，平静地说明他这趟回来的目的。

“你怎么这么肯定？”茱莉安娜的神情显得有些扰居。

“因为贾斯汀遇害当晚和她有约。”

“这么说来。你真相未明这前，他不敢妄下断语。“不，我只是希望能够从她寻儿多了解一些蛛丝马迹，也许可以有助于早日打到杀害贾斯汀的凶手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茱莉安娜似乎松了口气。

“你完全可以放心告诉我关于那个女人的事了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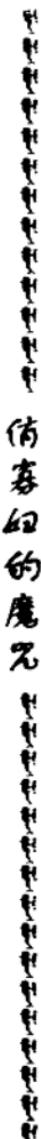
“嗯……说来话长，这是个相当悲惨的故事，”莱斯清清喉咙娓娓道来，“那个传说中的‘雾之女’是个寡妇，她的丈夫叫威利·普莱斯，听说新婚那日突然有占同情这个女人的不幸遭遇。

“不过，她很坚强地走过来了。”莱斯接下去说：“我跟茱莉安娜曾经见过她一次——”

“那女人长什么样子？”伊凡忍不住插嘴道。

“嗯,怎么呢?跟传说中的仙女一样吧,你大概也听过她的父亲是个骑士,家境也相当富裕……”

伊凡的神情显得有些惊讶，他一直以为这个女人应该是像古代那种长的狰狞可怖，住在简陋茅屋的女巫……如果真的如莱斯所说



情
寡
妇
的
魔
咒

那样，那她又何必谋杀贾斯汀呢？

“不仅这样，她还是个博学多闻的奇女子呢！听说她广泛涉猎各种常识，你知道吗？她还写了不少评论还有小品文，说不定你也在报上读过她的作品。据我所知，她对威尔斯的民间信仰和民俗传说研究颇深，我跟摩根还打算有机会在我们定期出版的集子里刊登她的文章呢。”莱斯说到这儿，敏感地瞄了伊凡一眼说：“我想你一定也会喜欢她的，她真的是个传奇人物——”

“我喜不喜欢她并不重要，”伊凡的口气显得有些冷漠。“现在我只想知道那个女人的真实姓名，还有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她？”

“噢，这太容易了！”茱莉安娜一改方才吃味的神情热切地告诉伊凡。“她的名了叫做凯特琳，住在兰德森郊外，我跟你说怎么去，那里的村民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家，你随便问个人就可以找到了。”

茱莉安娜立刻跟侍者要来纸笔，画了一张简单的路线图。“从知道出发大概要花上一整天才能到达。听说当地的人把她住的那栋豪宅叫‘雾居’，就在‘芬芳湖’附近，你知道那个神秘的湖泊吧？传说以前湖中出现一个美丽的仙女，后来嫁给了凡人，他们的子子孙孙据说日后都成了莫色提维镇上的名医，你听说吧？伊凡？”

伊凡点点头，他知道这个浪漫的故事。

“你应该到那湖边走走，听说那地方美的出奇。”茱莉安娜暧昧地笑了一笑，仿佛在暗示他这个光棍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也会像传说中那个幸运的凡人一样，遇到一个美丽的“湖仙”。伊凡真是服了茱莉安娜，她还是跟从前一样，满脑子都是浪漫的奇想。

“我也是想去看看，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”

“你意思是说，你在这里也不会待太久，是吗？”茱莉安娜看起来有些失望。

“我会在这里待一、两天，然后就得赶去兰德森。”伊心虽然对他们夫妻俩的热情感到过意不去，可是他迫不及待想跟那个叫凯特琳的女人好好谈谈，问个水落石出。





“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也不能强留你，”茱莉安娜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到兰德林后，就找一家叫做‘红龙’的旅店落脚吧，听说那家栈还不错。……你回伦敦前还会经过这里吧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伊凡笑着安慰她，“我一定会来跟你们道别的，你放心。”

“唉，你这臭小子，每回总是来匆匆去匆匆，也不多陪我们夫妻俩好好聊聊，”茱莉安娜忍不住叹了口气喃喃抱怨着，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带新娘子回来给我们看看。”

伊凡皱着眉头把盘子推到一旁，神情显得有些寞。“不要再提结婚的事好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想嫁给一个生活刻板乏味的书呆子——”

“你才不是书呆子呢！”茱莉安娜打断伊凡，同时瞄了一眼，希望老公附和一下。

“是啊，你是个英俊挺拔、年轻有为的学者，每个女人都梦想能有这样的丈夫。”莱斯赶紧在一旁帮腔。

“喔？我倒不这么认为，”伊凡叹了一口气，感慨地喃喃低语着，“我知道自己的出身，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根本就看不起我，可是对那些同样是平民出知的女孩而言，我的学历又让她们心生畏惧，再说，我的个性既固执，脾气又不好，总归一句话，像我这种难相处的人，没有一个女孩会喜欢的，我根本就不适合结婚，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再提这件事。”

“傻瓜！谁在乎你的出身呢？”茱莉安娜气得跳脚。“你看看我吧，当年我父亲还不是希望我嫁个王公贵族，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莱斯，如果我也重视这种无聊的阶级观念，那莱斯还能变成我的丈夫？”

茱莉安娜和莱斯彼此深情的凝望一眼，伊凡突然觉得有些嫉妒。茱莉安娜说的没错，并不是每个女人都那么势利，不过再怎么说，莱斯好歹也是个秀绅，而且还拥有一些土地，瞧他呢？只不过是个佃农之子，名下连一分地也没有，不管他现在在学术界有什么成就，这样



的出身背景是一辈子也无法改变的。

“你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人罢了。”茱莉安娜拍拍他的手背安慰他。

伊凡不忍再顶撞茉莉安娜。“也许吧，不过至少在那个人出现以前，我还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啊！”伊凡起身说道：“我该回旅舍拿行李了，晚上再聊吧。”

“莱斯给伊凡一个同情的笑容，他知道伊凡为什么这么急着走。
“也好，你先过去收拾收拾，我跟茱斯安娜吃完会随马车去载你的行李。”

伊凡点点头感谢来斯替他解围，随即转身离去。茱莉安娜望着他的背影，不觉一阵心疼，她家伊凡就跟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，她实砂忍心看这孩子不快乐，尤其是这一年发生了太我意外，伊凡真的不好，更惨的是这孩子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……

“放心啦，了不会有事的。”莱斯体贴地拍拍茱莉安娜的肩膀安慰她，“伊凡是个坚强的人，他会撑过这一切的。”

“你不觉得他就仍个伴吗？”茱莉安娜喃喃说道。

“是没错，但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的，我想，总有一天他自己一定会找到的。”

这时,茱莉安娜突然抓紧莱斯的臂膀气冲冲地咒骂着,“我真恨不得亲手杀了那个该死的女人!伊凡都已经准备好订婚的一切了,她竟然在最后一刻毫无理由的取消婚约,你说可不可恶伊凡的心被伤的多深,那贱女人能体会吗?”茱莉安娜气得咬牙切齿。

“那女人一定有什么原因——”

“我不要替她辩解！”茱莉安娜打断莱斯愤怒地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敢相信，世上竟然有那种笨女人，会不要像伊凡这样的好丈夫。”

“那是你的偏见，”莱斯中肯地说：“其实，你应该替伊凡感到庆幸才对，既然那个女人不事他，如果当时勉强结合怕会造成更多的不幸。”

“你说的没错，可是你看看伊凡，他现在愤世嫉俗，对女人更是充满了敌意，这是很糟糕的。”

“所以你故意不把那个‘雾之女’的真实身份告诉伊凡。”莱斯决有所指地望着她。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茱莉安娜面色大变。

莱斯暧昧地笑了一笑。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，对吧？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，现在这个‘雾之女’不是他和时的那个老妇，而是她的孙女？你为什么不让伊主知道那是一个害羞、美丽、令男人销魂蚀骨的少女？”

“如果我告诉伊凡真相的话，他一定不会去的。”茱莉安娜理直气壮地回道：“你也知道这孩子现在有多排斥女人，他老是逞强说自己不需要伴侣，每天就埋在书堆里，愈来愈孤僻。尤其现在他唯一的好朋友又死了，以前贾斯汀至少还可以陪陪他，带他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你不觉得伊凡真的该交个女朋友吗？”

“所以你认为凯特琳，普莱斯可以实现你的愿望？”

“莱斯坏的语气令茱莉安娜大感不悦。

“我当然有信心了！她的前夫不也是个学者吗？我敢说伊凡跟她绝对是完美的组合，而且——”

“等等，我记得你不是说过，自从普莱斯先生猝逝之后，凯特琳拒绝了不计其数的求婚者吗？”

“她不会拒绝伊凡的！”茱莉安娜瞪了丈夫一眼。

莱斯忍不住捧腹大笑，“你怎么敢这么确定？”

“冯女人的直觉啊！”茱莉安娜挺起胸膛自信满满地回道。

“那你又凭什么确定伊凡一定会喜欢她！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她可以让男人销魂蚀骨吗？”茱莉安娜故意挖苦斯。

莱斯笑着凑近她的鼻子轻声说道：“哪有你这么迷人呢？”然后，他们夫妻俩不约而同对方一个热吻。

+++++ ♥ 柔情系列 ♥ +++++



茱莉安娜满心期待着，希望那个美丽的“雾之女”真能扰乱伊凡平静的心湖，激起爱的涟漪……

凯特琳深吸了一口气又潜到湖里，湖时溅起一波波的水花，冷凉的湖水让她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虽然刚过正午，而且时序已经入夏，可是因为今天没有阳光，所以水温还是很低。不过，凯特琳并不在新闻发言人，这样冷的湖水才可以舒缓她筋骨的疲劳，让她恢复精神。

凯特琳随兴地变换泳姿，悠游在这片平静的湖水中，她喜欢浪花拍打在身上的感觉，更爱听那波涛起储存的水流声，她来回洲了好几趟，直到觉得有点喘，才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。

今天湖面上的雾气好浓，浓的让她看不到自己的倒影，仿佛蛛网般的蒸气在水面上迅速移动，变换出种种奇异的形状。

有时候，这些浓雾似首在跟她玩捉迷藏，她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“湖仙”如维纳斯从水底升起，虽然她知道这不过是自己的幻觉……

可是今天，这些雾气的形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狰狞可怖，让她不由得想起一个星期前伦敦之旅的恐经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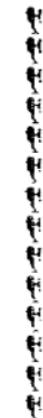
凯特琳喃喃念着咒语，心时民来愈不安，也许她根本不应该来这里，她慌乱地游向岸边放衣服的地方。

就在凯特琳冒出水面，露出上半身的一刻，她赫然看见岸上有个男人！刹那之间，凯特琳目瞪口呆不知所措。那个男人身形高大，一双脚踩在岩石上，目光直直地落在她身上，仿佛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。

突然间，她想到自己身上只穿了一悠扬紧身衬衣，凯特琳赶紧又潜到水里，只露出一个头，尴尬地用手遮住胸前，满脸羞红。

这个陌生男子到底是谁？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凯特琳满脑子的疑问。平常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来湖边，今天怎么会……

凯特琳好怕！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？干脆游向对岸好了……但是这样她不就没衣穿了？再说，她现在不管游到哪儿，这家伙





还是自得到她不是吗？

就在她举棋不定的时候，那个陌生男子朝岸边走来，仿佛想看个清楚似的。凯特琳慌乱地大叫，“别过来！你是谁？干嘛这样监视我？”

那家伙立刻停下脚步，一脸的震惊。

“你——你是人！？”

“我当然是人了，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？”凯特琳没好气地反问对方。

只见那个陌生男困惑地摇关，嘴地回道：“我……我还以为自己看……看到传方中的‘湖……湖仙’！”男人尴尬地笑了一笑接着说：“不过我这下看清楚了，你真的是人！”

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富磁性，听得出有着浓浓的威尔斯口音，此时，凯特琳的脸更红了。

“我知道这样说很荒谬，可是你刚刚翟出水面那一瞬间，我……我真的以为——”

“没——没关系……”凯特琳冷的直打哆嗦，他不敢正视这个男人。

这里是个人烟罕至的地方，现在四周又没有关个人，万一这家伙虽有企图的话……

凯特琳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她偷瞄了对方一眼，这个男人外表看起来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，但也不像那些喜欢在威尔斯乡间徒步旅行寻求灵感的艺术家。这男人有着一张静的脸，虽然衣服的颜色灰暗阴沉，不过还是自然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风采。

“我很抱歉侵入你的领域，”伊凡礼貌地移开视线，诚挚地说道：“是因为一个朋友跟我说这里很美，所以我才会想来看看。你……你也住在这附近吗？”

“你问这要干嘛？”凯特琳本能的警戒心还是没有去除。

伊凡可以体会对方的不安，他露出和善的笑容说：“我不是怪物，



不会吃你的。我只是在这附近找个地方，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，我想是否可以请你帮帮忙？”

这时，凯特琳总算稍微松了口气。这个男人说起话来彬彬有礼，的确不像是坏人。

“你先让我穿好衣服，我才有办法带路啊，这里的路我很熟。”凯特琳腼腆地回道。“噢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游泳——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”凯特琳鼓起勇气说：“不过……可不可以请你转过头去，因为……因为我的衣服放在岸上。”

“噢，噢，当然了！”伊凡顿时满脸通红，赶紧转身背对着她。“对——对不起，我刚刚真的没想到。”

这时，凯特琳急速游上岸，飞快地抓起地上那堆干衣服，但她的视线始终不敢移开这男人的背：这男人倒是谦恭有礼的放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她迅速脱下湿答答的衬衣，那薄纱一遇水几乎变成透明了，这个心里会怎么想她？会不会把她看做那种放浪形的女人？凯特琳一想到刚才的臭态，不禁懊恼不已。她根本没料到会有陌生人闯进这个隐密的地方，否则她是不会随便穿这样下水的。

沉寂的气氛令人感到不自在，伊凡清清喉咙想打破这种尴尬的场面。“嗯……我希望这里离我要找的地方不会太远。你知道，在城里住久了的人对距离好像比较没有概念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”凯特琳羞怯地回道：“你一定不习惯我们这里人报路的方式，他们大概都会跟你说：“不远啦，只要过了一处水田，再转个弯，往前走几步就到了。”对吧？”

伊凡忍不住笑出声，紧崩地气氛顿时轻松不少。“你知道吗？刚才还有个村民告诉我，只要过了一块大岩石就到了。我问他那块石头有我大，那个人比了好大一个手势，说我一定会看到的。”

“结果你有没有找到那块大岩石？”凯特琳扣好衣服，捡起丝袜



袜，笑着问他。

“我从兰德森到这里已经看到了至少七块大岩石，而且一人比一个大，就是没有一块旁边是一株树干裂开的老橡树。”

树干裂开的橡树？那不正是她家前面那株吗！凯特琳两手频频发抖。“你要找的地方是——”

“噢，我真糊涂，竟然忘了告诉你，我要去一个叫‘雾居’的地方，打一位名叫凯特琳·普莱斯的寡妇。”

老天！这个男人竟是来找她的！瞬间，凯特琳心慌意乱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她根本不认识对方……难道跟她在伦敦遇到的恐怖事件有关？

凯特琳匆忙地穿上袜子，她的手指似首失去了知觉。她勉强克制内心的不安，佯装镇定地说：“你有事先告知普莱斯太太你要找来好吗？就我所知，她是个隐士，平常深居简出，如果你没有先约好的话，她可能不会见你。”

“我听过很多有关‘雾之女’的传说，说她擅长骑马射击，还有其他不少技艺，就是没听人说她是个隐士？”

“雾之女”这个称呼让凯特琳大吃一惊！作了兰德林当地人偶尔会这么叫她，很少人知道这个别名，而她也只有在写给曼斯菲尔男爵的信上用过这个署名。

但是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说她擅长骑术和射击呢？凯特琳百思不得其解。认识她的人都知道，她只会骑那各娇小的迷你马，至于击这种高危险性的事，她连碰都没碰过。“谁告诉你有关……嗯，有关‘雾之女’的事？”凯特琳套上鞋子走到伊凡的面前。

“我不瞒卡马森就听过了，那里的人对她有着莫名的敬畏。”

原来是这个男人搞错了！凯特琳恍然大悟。这男人讲的“雾之女”是外婆，当年，外婆的确是盛名远播，让许多市井小民叹为观止。

这么说来，眼前这名陌生男子绝对想不到她才是真正的凯特琳，普莱斯了，在远没有弄清对方的来意之前，凯特琳决定先不要表明自



己的真实身分。

“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传奇故事还有那么多人知道。”凯特琳装出一讶异的神态。“她在我这里家喻户晓。来，我跟你说怎么走，你的马停在上面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伊凡兴奋地点点间，跟着凯特琳爬上斜坡。

“你说你是从卡马林来的？”凯特琳了奇地问道。

“也不完全是，伊凡拍拍裤子上的泥土，优闲地向他那匹在路旁吃草的马。“我已经离开那里将近二十年了。这次是因为从伦敦回来的船在里靠岸，所以我就顺道在民林拜访几个才”伊凡一边说着一边解闲马，准备上路。

伦敦！这男人是从伦敦来的！凯特琳全身血液瞬间仿佛冻结一般，也许……也许这家伙是为了那件事，她怕什么呢？凯特琳强迫自己镇静下来。

“如果你可以帮我在前面带路的话——”

“你为佬以要见普莱斯太太？”凯特琳冲口说出，不过她随即就后悔了。她应该沉住气的，这样只会让这个男人更加怀疑她。

“很抱歉，我想，这是私人的问题，所以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凯特琳笨拙地回道，她刚才实在不应该问的，然而，她还是想不透是以理由让这个男人需要亲自登门造访，而且没有预先知会。

“你跟她很熟吗？”伊凡的问题打断了凯特琳的思绪。

“噢，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普莱斯太太，”凯特琳勉强露出一抹暧昧的笑容，“尤其是我，我跟她特别熟。”

“你刚才说她深居简出？”

“嗯……嗯，在她生病以前，她是满活跃的，但是……”凯特琳实在不善于说谎，她支支吾吾地回道：“最近她……她的身体很差，可能……可能没办法见客。”

“她患了什么病？”伊凡好奇地追问。

“嗯……嗯，她得了痛风，”凯特琳胡乱编了一个藉口，但是这应该还不至于无法下床走动吧，她赶紧又接口说：“还有……她的心脏跟肺快不行了。”

原谅我吧，外婆，凯特琳心里默念着，如果外婆地下有知，听到这个小孙女把她形容得这么惨一定会气炸的。可是她实在无计可施了，这家伙大老远从伦敦跑来这儿，不可能还有其他原因，一定是为了那件事来的，不！她绝不能表明自己的身分！

此时，男人脸上的表情又多了几分怀疑。“如果她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严重的话，那我更要快点去见她了，否则恐怕连最后一面都看不到。”

销魂的魔咒 老天！这家伙怎么这么固执呢？凯特琳更慌了，没想到这一招还是没办法打消他的念头……看来只有用最后一招了。

“这样吧，我告诉你怎么走，那地方很容易打的，我看我不用带路了，我想再回去多游一会儿。”凯特琳又撒了个谎，她知道从“芬有”那儿有一条捷径可以直通“雾居”，这样一来，她至少可以比这家伙早到半小时。

伊凡没有吭声，这男人的沉默让她更害怕。凯特琳避开伊凡探询的目光，指着前面的路说：“你只要沿圆这条路直走，大概走一个百公尺之后，你会看到两条叉路，然后你就走左边那条。”

这家伙还是没有答话，那怀颖的眼神令人不寒而栗，凯特琳沉住气，继续说道：“等你看到一座小桥时，就快到了。过了桥向右边直走，你会看到一株树干裂开的老橡树，后面就是你要找的“雾居”。

凯特琳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男人绕到前院，那里离她的宅邸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她才有时间交代仆人们说她身体不适，不想见客。

“听你这么形容好像不是很远嘛，我可以请你陪我去吗？”伊凡的口气听起来似乎带着几许嘲讽的意味。

“真——真的不行——。”凯特琳嘴嚅地回道。

“可是刚才你还说要带我去。”